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2.014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张格兰^{1,2}, 郑周林³

(1.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2.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3. 湖南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自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话语;叙事建构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2-0105-08

引用格式: 张格兰,郑周林.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2):105-112.

Narrative Framing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Discours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O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ZHANG Gelan^{1,2}, ZHENG Zhoulin³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As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reatise, *O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embodies

收稿日期: 2021-11-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美国主流文艺赞助机构中国文学的英译与传播研究”(XSP20YBC27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定量分析的国内科技翻译教材研究(1978—2017)”(19YJA880004);
中南大学自主探索项目“互文性视角下中国外交话语英译研究”(2022ZZTS0341)

作者简介: 张格兰(1989—),女,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工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外交语言学;郑周林(1979—),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工商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史、译者。

the diplomatic thou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fully reflects Xi Jinping's style of diplomatic narrative. Based on Mona Baker's concept of narrat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Xi's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its translation version, which can not only highlight the role and efficacy of the translator a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narration.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narrative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framing of time and space, the 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 the framing of labels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 the translation successfully reframed the ontological narratives, public narratives, conceptual narratives and meta-narratives of Xi's diplomatic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narratology and diplomatic translation can not only broaden the subject field of narratology, but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propose a new path reference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established translation mission. Maintaining the height of politics, figuring out the depth of culture, grasping the dimension of thought and using the breadth of translation skills have all become important factors for diplomatic translators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narrative framing.

Keywords: Xi Jinping; *O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diplomatic discourse; narrative framing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崛起”一词的出现奏响了“中国好声音”。作为中国外交话语的主要提出者与践行者,习近平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目标和新追求,赋予了外交话语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讲好外交故事,传播外交声音,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对此,学者们对外交翻译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其中,宏观方面涵盖外交话语建构及传播^[1]、国家形象塑造^[2]、翻译史研究^[3],微观方面涉及外交新词^[4]、非典型外交辞令^[5]、外交模糊语^[6]、外交隐喻^[7]及外交口吻^[8]的翻译。这些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外交话语研究视角,丰富了外交话语研究内容。

作为外交专题汇编,《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下简称《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该书首次出版日期为2018年10月,英译本也于次年4月公开发行人。其收录了习近平关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文章共85篇,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话语风格,同时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义理和智慧。学者们从文化翻译^[9]、顺应论^[10]以及目的论视角^[11]对其进行了翻译策略方面的探索,打开了研究思路,扩充了话语实践。此外,学界对其叙事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比如海洋叙

事^[12]、国家形象^[13]、外宣翻译^[14]等方面的议题,鲜有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中国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本文拟从莫娜·贝克(Mona Baker)的叙事学角度出发,结合习近平外交话语的叙事风格,探讨《命运共同体》的英译如何通过叙事策略进行翻译建构。

一 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况:定义、类别及实质

叙事学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经典到后经典,再到“泛叙事化”的运行轨迹。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泛叙事化的语境下,许多翻译理论家纷纷投身于叙事理论的研究,并将其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15]。其中,英国莫娜·贝克的叙事建构研究最具代表性。依据社会学和交际理论,她将叙事定义为自己和他人所讲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将指向人们的实践行为^[16]。她首创性地将社会叙事学的相关概念引入到翻译研究,并将着力点放在翻译如何在冲突中起作用,即“审视翻译活动的识解运作,揭示叙事在冲突世界的解构作用与社会身份建构的互动关系,并在这一背景下重新阐释翻译行为,挖掘翻译在具体的叙事建构中的作用”^{[17][21]}。在她看来,翻译、叙事、建构,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在莫娜·贝克看来,叙事分为本体叙事

(ontological narratives)、公共叙事(public narratives)、概念叙事(conceptual narratives)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s)四种。本体叙事侧重个人发生的故事,具体是指人类关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活动的经历;公共叙事是由团体组织(如家庭、媒体和国家等)所叙述的故事;概念叙事是个较为宽泛的定义,即任何领域的学者针对研究对象所做的任何叙述或说明;元叙事是指叙事者参与历史演绎并体现所处时代状况的叙事。莫娜·贝克认为,在以叙事学为视角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编辑、出版商等通力协作,运用多种方法强化、弱化或重组源语叙事,实现目标语中的叙事建构^{[18][105]}。在这一翻译的叙事建构下,话语叙事策略被概括为以下四类:时空建构(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标示式建构(framing by labeling)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

莫娜·贝克认为,翻译不仅与社会和政治有关,而且还以一种建构性力量参与和创造社会文化。这一全新定义颠覆了翻译原来的陈旧、刻板印象,具有强大的创新力和震撼力。“作为社会中的人总是生活在冲突当中,而翻译能实现冲突方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17][11]}通过结合具体翻译案例,她详尽分析翻译运作和叙事建构,并深入剖析翻译在跨时空和文本中所发挥的功效作用。莫娜·贝克所论述的翻译,不否认传统意义上的叙事交流,但她认为其实质更多地表现为叙事竞争,是冲突各方使其叙事合法化的手段。

二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叙事建构方式

进入新时代,我国依然坚持兼容并包、亲仁善邻的外交理念。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官方话语之一的中国外交话语也应有所作为。事实上,我国外交话语的本质在于“讲故事”,这和叙事是密不可分的。外交翻译则是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中国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有效传播。

重要的不是话语本身,重要的是话语应如何被讲述。习近平就是外交活动中擅长叙事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高屋建瓴般建构我国外交战略,主导和参与国家外事活动,推动着我国外交话语

的理论和实践发展^[19]。习近平善用聊天式、谈心式的外交方式,其话语娓娓道来、直入心灵,颇能拉近中外民众之间的距离。与传统中国话语追求宏大叙事不同,习近平的外交话语多呈碎片化的本体叙事,语言平易近人,态度真诚质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话语风格。作为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部分,《命运共同体》一书以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建设它”等重大议题。作为政治话语的典型代表,《命运共同体》兼具政治敏感性和民族特色性。前者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方面息息相关,后者则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中国特色。为使世界各国全面理解和读懂中国,《命运共同体》的英译需牢牢把握上述话语特征。与一般外宣翻译不同的是,《命运共同体》英译的政治性十分显著,即在传达中国鲜明政治立场的同时,肩负起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外交理念的重任。其英译活动的开展不仅助力中国故事的传播,而且能促进中国软实力和影响力的提高。

结合莫娜·贝克的叙事学理论,笔者将具体探讨《命运共同体》英译本是如何通过建构时空、选用素材、建构标示和重新定位人物事件来实现目标语中的叙事建构,从而让受众全面理解中国外交理念,准确传播中国的外交声音。

(一) 时空建构

时空建构是指将一个文本植入另一个时空语境中,虽然二者语境差异显著,但该文本的叙事将在新语境中得到透显,从而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叙事^{[18][112]}。在外交话语中,领导人常常通过时空建构的方式,重述历史事件,使之在新的外交语境中彰显现实意义。中国外交话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根基,同时中国外交话语的翻译和传播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产生一定影响。面对不同文化关系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费孝通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箴言。在外交活动中,习近平牢牢把握住了这十六字,不仅各美其美,讲中国故事,还美人之美,讲外国故事,甚至做到了美美与共,讲中外友好故事,将外交话语的叙事艺术发挥到极致。此外,多视点的叙事功能得到显现:习近平不仅常用客观、中立的第三视角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而且善

于以共情的方式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感受。

语言层面的叙事需要通过翻译才能实现有效传播。翻译作为一个重大的语际转换活动必然涉及双语思维方式研究,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话语表达的差异。汉语重直觉、重悟性、重分析,因而形成一种强调意念流的感性思维,其反映在语言上则是模糊性突出的隐性话语。英语重逻辑、重理性、重实证,因而形成一种形式论证明显的理性思维,其反映在语言上则是形合化的显性话语^{[20]482}。《命运共同体》汇编了习近平外交场合的重要讲话,涵盖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和理念,其字里行间体现了中方重视直觉感悟的叙事思维特征。在翻译时,译者要充分把握中西叙事思维差异,采用时空建构的叙事策略,建构新时代中国外交叙事。

(1)原文:俄罗斯有句谚语:“大船必能远航。”中国有句古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1]12}

译文:As you say in Russia, “Big ships sails far.” China also has an ancient poem that reads, “Someday, with my sail piercing the clouds; I will mount the wind, break the waves, and traverse the vast, rolling sea.”^{[22]13}

古诗谚语是人们关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及自身经历的思考与总结,集中体现了汉语构词的模糊性。就类别而言,古诗谚语属于贝克叙事分类里的本体叙事。原文通过古语对举进行时空建构,表达了对中俄关系的美好展望。习近平通过共情搭建起了俄罗斯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情感体验的普遍联系,以一种主体间性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实现对话、共鸣,从而达到文化认知与叙事认同。共情(empathy)是一种情感共鸣,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反应^[2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般无需对文本作过多干涉,只需根据原文的意义进行直译或相关编译。但在此处,译文添加了表“而且”的副词“also”的显性语法手段,以完成读者导向的时空建构。同时,原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象征着一种不畏艰难险阻的豪迈和面对挫折的坦然,但在西方人的认知语境中,该诗句的来龙去脉是陌生的,因此译者添加了诗句作者的相关说明。总之,译者应适时切换中西思维,通过原文

的意义还原历史语境,引导目标语读者将原文中中国名诗叙事与俄罗斯当地熟知的谚语叙事联系起来,以唤起受众所处时空下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本体叙事。

(2)原文:“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中国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21]195}。

译文:Sincerity is the key to lasting friendship. China believes that all countries are equ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rrespective of their size, wealth or strength.^{[22]203}

原文通过引用经典,建构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叙事。“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出自隋朝王通的“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表达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其具体讲述了以权势、利益作为标准进行交往,是短视的行为,只有以诚待人,以心相交,才是目光长远的表现。译者将中国的经典叙事引入外交叙事中,实现了话语的时空转移。原文属于意合性突出的古语,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如若直接翻译必定让受众一头雾水。译者在深挖原文含义的基础上,运用“is the key to”的句式保留原文叙事精华,传递“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话语意义,指向“以心相交”的外交叙事,达到了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二)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主要通过省略和添加的方式实现,目的在于抑制、强调或者铺陈原文中隐含的叙事或更高层面的叙事^{[18]114}。其广义上表现为对文本、作家、语种和文化等更高层面的选择,狭义上则集中体现在文本内部的结构调整方面。纵观习近平在外交场合所讲述的中外故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其故事素材的适切性。不管是深入挖掘中外历史,讲述各国的“真故事”,还是紧扣时代脉搏,聚焦发展的“新故事”,亦或体现中国元素,传播中华的“好故事”,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习近平作为叙事者甄选故事内容的良苦用心。

本文侧重于外交翻译中译文内部的结构调整方面。从本质上来说,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简单转换,它是一项跨文化、跨国界的交流活动,也是一种涉及文本内部和外部诸多要素的复杂行为^[24]。因而,译者在翻译中应熟悉外国读者的语

言习惯、文化传统、认知水平、审美心理等, 有意识地进行读者观照, 充分考虑中国话语的阐释语境。《命运共同体》中, 先哲箴言、成语诗词、谚语俗语、政治新语等不胜枚举, 这些思想和表述离不开中国元素的阐释, 也是翻译过程中的“硬骨头”。作为再叙事的主体, 译者常常通过增译、省译、摘译及改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实现叙事功能, 完成中国外交的公共叙事和元叙事建构。

(3) 原文: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 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1][212]}。

译文: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an empty slogan. It composed of visible and tangible measures that will bring real benefits to countries in the region.^{[22][221]}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外交战略和关乎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从本质上看, “一带一路”属于政治新语, 具有语义专一和表达简洁的特性。最初, “一带一路”采用直译的“One Belt and One Road”, 字面上二者似乎完全对等。从表达效果上看, 原文的“一带一路”读起来朗朗上口, 令人过耳难忘; 然而, 它的译文却略显单调, 甚至容易让受众群体产生“一条腰带和一条道路”的误解。为了译文表达更具简洁性, 译者有意删减词汇“one”, 并最终采用“Belt and Road”的译法。此外, 译文从原来的“strategy”(战略)改译为“initiative”(倡议), 虽然只是一词的转变, 但强化了叙事功能, 体现出中国的开放包容的姿态, 为建构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中国外交的公共叙事作了积极铺垫。

(4) 原文: “既以为人, 己愈有; 既以与人, 己愈多。”^{[21][196]}

译文: The 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more you do for others, the more you will gain and the more you share with others, the more you will have.”^{[22][203]}

上例是通过阐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 影射国家交往的元叙事。原文意思是: 不存占有之心去帮助别人, 内心更觉充实; 心怀慷慨之心去援助他人, 精神更显富足。这句话作为价值观念贯穿《道德经》全篇, 体现了老子朴实的辩证思想。此语的引用, 表达了中国希望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途径实现中国梦的美好心愿。考虑到中西叙事思维的差异, 译文调整了文本结构, 补充“the

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一句, 用以说明典故的出处。这一文本素材的选用, 既符合了受众阅读习惯, 又建构了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这一元叙事。

(三) 标示式建构

标示性建构是一种话语过程 (discursive process), 即叙事者运用词汇、短语来识别叙事的关键元素, 包括人物、事件、地点等。指示或识别元素对于解构叙事中的关键信息提供诠释框架, 引导和制约我们对当前叙事的反应^{[18][122-123]}。命名和标题是常用的标示建构手段。如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 习近平曾用“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1][51]}的命名方式建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又如在抗疫外交中, 译者常常结合语境对原文标题进行适当“重写”, 以应对外媒的污名化。如将“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译为“Fighting COVID-19 in Solidarity and Advancing BRICS Cooperation Through Concerted Efforts”, 从而引导目标语受众阅读、理解并认同我方叙事。

关于外交话语的特点, 最重要的是其政策敏感性, 因而在翻译中应遵循政治等效原则^{[25][74]}。同时, 在叙事基础上的中国外交话语英译, 标示式建构策略的采用能表达翻译安全观, 维护中方政治立场。针对南海岛礁的命名问题, 我国将太平岛译为“Taiping Island”, 试图与外媒所宣传的“Itu Aba Island”或英译版本“Taiping Rock”划清界限。由此可见, 译者运用标示式建构的方式, 强化中国特色价值理念, 建构中国外交的公共叙事和本体叙事。

(5) 原文: 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21][529]}。

译文: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arty's centralize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foreign affairs work. With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we should determinedly pursue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strive to make new advances in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realiz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22]541}

“大国外交”“中国梦”是中国特色话语命名,分别为公共叙事和本体叙事。提起“大国”的翻译,很多人会想到外媒使用的“great power”,但结合语境我们会发现该词极易产生“强权”的消极意义,应该避免使用这个译法。在翻译有关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思想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大的时代背景,形成语义正确的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结合译文的阐释语境,让中国话语完全融入国际语境,使译文产生最佳传播效果。在历史语境中,八国联军侵华、美苏两级争霸都用过类似的表达“super power”。在外交翻译中,译者要考虑译文的使用或接受语境的方方面面,避免产生歧义或误解。译文将“大国”译作“major country”,能有效规避消极的语义趋势,建构国家层面的公共叙事。无独有偶,“中国梦”常被外媒解读为“China Dream”,显然这样的译文不正确,也不利于中国声音的准确传播。实际上,“中国梦”不仅关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方面,它还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密不可分。因此,在官方翻译中,我们将其标示为“Chinese Dream”,反映了新时代中国人追求中国梦这一本体叙事的建构。在外交翻译中,译者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字斟句酌,采用中国特色的命名法,以免落入西方政治话语圈套。

(6)原文: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同国际社会风雨与共,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稳定器”和“发动机”的作用^{[21]274}。

译文:China i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We stood firm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served as both anchor and engine for world economic recovery.^{[22]284}

例(6)旨在说明在国际社会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主动扛起责任,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稳定器”和“发动机”的标示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在英译中,译者将其直译为“anchor and engine”,直观生动地保留了原文意象,建构了中国担当稳定发展大任的公共叙事。如此的标示能够引导受众强化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识,也与前面提到的“stand firm with”形成更直接

的逻辑关系。

(四)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人物事件的再定位与叙事的关联性有关,主要通过调整语言参数,如时间词、空间词、指示词、方言词等改变交互参与者的位置关系。译者通过重新定位副文本(repositioning in paratextual commentary)以及重新定位文本或话语(repositioning within the text or utterance)的策略进行翻译建构^{[18]132-135}。在《命运共同体》英译中,译者对人物事件再定位还表现在脚注、索引等副文本中,这也正如热奈特所说:“副文本可以不依赖文本存在,但是没有副文本的文本是不存在的。”^{[26]3}此外,语域选择、指示表达和时态变化等语言手段也能建构本体叙事和公共叙事,促成叙事动力格局的变化。

译者还可通过建构概念叙事参与叙事中人物事件的重新定位。如前所述,概念叙事在广义上是指任何领域的学者针对研究目标对自己或他人所做的叙述或说明^{[18]39},在此意义上,外交翻译策略应属概念叙事。本文参照杨明星提出的“政治等效”理论框架下的外交翻译策略,并将其作为《命运共同体》英译的概念叙事。杨明星定义“政治等效”的内涵为外交翻译一方面必须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和交际功能。其中,“政治性”“动态性”和“平衡性”为外交翻译的三大准则。“政治性”注重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文化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准确传递说话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内涵为准;“动态性”强调译者与时俱进,紧贴源语的时代内涵和译入语的发展语境;“平衡性”则是译者力求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保持平衡和谐的关系,做到不偏不倚^{[25]73-74}。

外交翻译作为特殊类型的政治话语翻译,其首要原则是“政治性”,“动态性”和“平衡性”次之。《命运共同体》的英译本最大限度地传递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政治内涵与立场,即便是之前提到的词汇删减等编译手段也是在遵从了“政治等效”翻译观下所作的细微处理。译者通过文本内重新定位的策略建构外交翻译“政治等效”观这一概念叙事,如下例:

(7) 原文: ①我们认为, 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 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 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 应该是一家人。②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张开怀抱, 彼此理解, 求同存异, 共同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21]510}。

译文: (a) We believe that while countries will always have this or that difference and inevitably encounter this or that stumbling block in relations, we all live under one sky, we all share the same planet, and we should see that we are all family. (b) It is this idea of all under Heaven being one family that should guild the world's people, so that we can embrace each other with open arms, com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create common ground while setting aside our differences. (c) Together, we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22]521}

原文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这一政治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相契合。译文做到了无一处意思漏译, 句式基本对应, 较好地传递了习近平的“天下大同”的话语内涵, 保持了外交翻译的“政治性”。同时, 译者根据原文内涵选择翻译策略, 体现了外交翻译的“动态性”, 如把“天下一家”意译为“all under Heaven being one family”, 形成符合英语的行文表达, 以此拉近与读者的位置关系。为了实现“平衡性”原则, 译者一方面再现源语含义和意象, 另一方面考虑目的语语境和读者接受水平, 协调叙事进程。译者将原文①②两句分解为英译 abc 三句。通过使用“it is……that”“so that”“while”等句式, 译文实现了参与者重新定位的话语建构。概之, 通过文内结构的内部调整, 译者遵循了“政治等效”的外交翻译观, 建构了《命运共同体》英译的概念叙事。

(8) 原文: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21]313}。

译文: China's door will never close, and we welcome all countries to sail on the tailwind of our development.^{[22]325-326}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 习近平发表了如上致辞。原文的“大门”“顺风车”表

明了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外交战略, 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发展当中。译文增加了表主语的语言参数“we”, 使得中国的外交叙事立场更加鲜明。同时, “顺风车”一词原意是指搭便车, 搭顺路车或拼车, 常见于日常口语当中。习近平将“顺风车”用于外交语境中, 表明了中国在构建世界经济体中诚心善意的外交姿态。译者通过调整语域, 将其改译为“sail on the tailwind”, 成功建构了中国外交开放包容、共谋发展的公共叙事。

莫娜·贝克的叙事学聚焦政治冲突的建构性研究, 集中论述了叙事、翻译与冲突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此为基础, 探讨《命运共同体》英译译者如何采用建构时空、选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等叙事策略, 进行新时代中国外交元叙事、公共叙事、本体叙事与概念叙事等方面的合理建构。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 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能拓宽叙事学研究领域, 而且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了新视阈。其次, 作为再叙事的翻译主体, 译者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叙事性阐释过程中, 译者通过操控文本和话语, 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磋商或质疑^{[18]105}。具体而言, 译者必须把握政治分寸、揣摩源语文化、转换中西思维、巧用翻译技能, 才能顺利完成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最后, 可以肯定地说, 叙事学的确为中国外交话语英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叙事学出发, 中国外交话语英译应灵活运用叙事策略, 思考中国故事无缝对接英语世界的翻译路径。笔者相信, 对于中国如何从“语言大国”走向“语言强国”的思考, 对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等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胡开宝, 李 婵. 国内外外交话语研究: 问题与展望[J]. 外语教学, 2018, 39(6): 7-12.
- [2] 赵玉倩. 多模态外交隐喻框架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 以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20, 41(3): 61-70.
- [3] 袁西玲. 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 [4] 杨明星. 论外交语言翻译的“政治等效”: 以邓小平

- 外交理念“韬光养晦”的译法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 31(5): 90-94.
- [5] 胡健, 范武邱. “非典型”外交辞令及其翻译: 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答记者问为例[J]. 语言教育, 2016, 4(1): 75-79.
- [6] 许静. 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 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 [7] 杨明星, 赵玉倩. “政治等效+”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隐喻翻译策略研究[J]. 中国翻译, 2020, 41(1): 151-159, 190.
- [8] 范武邱, 信萧萧. 外交翻译中的口吻传译[J]. 上海翻译, 2017(6): 16-20, 42, 93.
- [9] 廖晓丹.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宣翻译策略[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0): 145-147.
- [10] 林婧.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本翻译策略探析: 基于顺应论视角[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20, 10(1): 95-103.
- [11] 孙宁. 习近平外交话语特点及英译策略分析: 以《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J]. 外语与翻译, 2020, 27(1): 21-25.
- [12] 牟文富. 海洋元叙事: 海权对海洋法律秩序的塑造[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7): 63-85, 157.
- [13] 赵新利, 张蓉. 国家叙事与中国形象的故事化传播策略[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4(1): 97-101.
- [14] 胡兴文.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 [15] 李虹. 叙事视角下的翻译识解[J]. 外国语文, 2015, 31(2): 127-132.
- [16] BAKER M. Reframing Conflict in Translation[J]. *Social Semiotics*, 2007, 17(2): 151-169.
- [17] 莫娜·贝克. 翻译与冲突: 叙事性阐释[M]. 赵文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8] BAKER M.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9] 张弦.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研究: 内涵、创新及其影响[J]. 社会主义研究, 2016(5): 45-53.
- [20]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2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 [21]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22] XI Jinping. O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9.
- [23] 吴飞. 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5): 59-76, 127.
- [24] 刘云虹, 许钧. 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关于翻译本质的对话[J]. 中国外语, 2016, 13(1): 95-100.
- [25] 杨明星, 闫达. “政治等效”理论框架下外交语言的翻译策略: 以“不折腾”的译法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 35(3): 73-77.
- [26] GEN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责任编辑: 陈璐